

还俗

鲍贝 著

《观我生》
《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》
《无缘无故在世上走》

李敬泽、邱华栋
续小强、郭建强
联袂推荐

我们都是内心极其敏感的人，往往会在灵魂所留下的残片和废墟中获得另一种神秘的记忆和理解。

非外借

作家出版社

还俗

鲍贝
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还俗 / 鲍贝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8. 3

ISBN 978-7-5063-9957-9

I. ①还… II. ①鲍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51539号

还 俗

作 者: 鲍 贝

责任编辑: 向 尚

装帧设计: 颜有为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33 × 214

字 数: 229 千

印 张: 9.75

版 次: 2018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957-9

定 价: 4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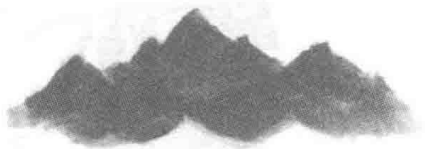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
录

观我生 1

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 239

无缘无故在世上走 287



观
我
生



I

整个冬天，我都被同一个梦反复绕缠。我无法确定梦的旨意究竟是什么。我也无法把它完整地描述出来。它只在梦的世界里真实。一旦到了现实生活中，你完全可以把它看作虚构的场景。但它在我心里越来越清晰，清晰到令我陷入不知如何是好的境地。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，在我的梦里有一个无比广阔而真实的世界。那个世界，我一定亲身经历过。

我相信，梦是唯一可以在时间里进行逆走的工具，它正以一种强大的力量牵引我，带我走进某个真相。为了探求来自于梦里的那个真相，我必须锲而不舍。我得从家里走出去，出门去远行。

或许在一场旅行中，让自己投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去，会更容易释放我的梦，释放出梦里那个最真实的我。

这次旅行，我选择了不丹。出发的日子定在除夕。

这是我第一次去不丹。传说中的不丹王国，是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。早已令我心向往之。然而，不丹和中国还没有建交，没有直达的飞机。

我为自己设计了一条线路：从杭州出发飞拉萨，然后从拉萨飞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，再从加德满都飞往最终目的地不丹。

和不丹一样，尼泊尔也是一个佛教国家。多年前我去过。我并不喜欢那里。空气污染比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要严重。

如果说，不丹是最后一片净土，纯净如天堂，那么，尼泊尔的脏乱如同地狱。然而，从中国出发去不丹，尼泊尔是必经之地。我无法绕开它。

2

杭州至拉萨的航班异常顺利。到了拉萨机场，却由于天降大雪，出现了飞机滞留的状况。对于飞机的延误或者滞留，我们早已经习以为常。所有客人都在候机厅耐心等待。

足足过去一小时，广播告知，我们的班机已经到达机场。再过半小时就可以登机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延误的时间不算太过分。

登机前我想去趟洗手间，正欲起身，一位留长发、戴着墨镜的男人快步朝我走来，一股寒气扑面而来，他应该刚从户外进来。候机厅里的空调还没来得及将他吹暖。

他问我旁边的空位是否有人。

我说没人。

他一屁股坐下来。

我问他，你也飞加德满都？

他点点头，说，是的。

我奇怪他居然这个时间点才来，要不是延误，飞机早已在空中飞行了。仿佛一切的拖延只是为了等到他。

我说，你运气真不错。

他说，是啊。

我朝玻璃窗外望出去，天空灰蒙蒙的，能见度很小。雪好

像越下越大了，地上开始大量结冰。

我说，广播已经通知，半小时后可以登机。

但愿如此。他说。

我觉得他很有意思。他说，但愿如此。意思是，他不完全肯定在半小时后能够登机这个事实。

我让他帮我看管下行李箱，我要去下洗手间。他头也没抬地答应了。

或许就是从那个瞬间开始的，我们已把对方看作可以信任的人。我们看上去都不像坏人。至少我这么认为。

候机厅外雪花狂舞，刮大风了。一场从未有过的暴风雪凶猛地袭击着拉萨机场。天空更显低沉。刚降落于地面的飞机，迅速被冻住，落地的部分和大地冰结在一起。

机场广播再次通知：由于天气原因，所有飞机停止起飞，请旅客们耐心等待。起飞时间，另行通知。

大雪还是妨碍了飞行。候机厅里焦躁起来。许多旅客跑来跑去，一趟趟跑去检票口和问询处，咨询飞机的起飞时间大概会是什么时候。

他一直安静地坐在我身边，忽然对我说，你不用跑去问的，飞不飞得了，皆由天定。

我心里一惊，他早就看出我已经坐不住了。

他说他叫Frank。

Frank？现在的人是否都喜欢为自己起个洋名。

他说，名字不过是个符号，叫什么都一样。

也是。在旅途中认识的人，都从各自的身份和角色中走出来呼吸新鲜空气。今天遇见说不定明天就天各一方，相忘于江湖。也许永远都不会再见面。对于一个旅途中人来说，名字确实不重要。

那么，我也不打算告知他我的真名。我报了个网名给他，蓝莲花，来自杭州。

他摘去墨镜，侧过身看着我，好一会儿，才说，你从杭州来？

你到过杭州？我问他。摘去墨镜的他更显俊朗。眼睛不大，双眸里有一股清朗广漠的忧郁。这种忧郁猝然间出现在我眼前，如此熟悉。仿佛与他的初见，已经在我的梦里发生过。

不仅到过。他说。

难道你在杭州定居过？我兴奋起来，有一种他乡遇故人的快乐。我问他杭州做什么？

什么也没做。他平静地说，转过身去，重新戴上他的墨镜。

他的笑容很奇特，颇有些深长幽远的意味。他越是说什么也没做，我越觉得他肯定做过些什么。

雪花仍在飘舞。

已是下午六点半。正是白天和黑夜交替的暧昧时光。拉萨是个天高地远的地方，和南方相比，天黑得差不多要晚两个小时。雪光把大地照得白亮，但并不耀眼。是那种黯淡而混沌的白。

飞机在天黑之前是否还能够起飞？谁也不得知。但还是有人一趟一趟地跑去询问。滞留机场的焦急心情全都写在候机人脸上。何况又是除夕。所有人都想早点飞回家去过大年，跟亲人团聚，安享天伦之乐。

我忽然责问自己，我原本可以好好待在家里和亲人一起，却非要一个人跑出来，在途中领受这该死的滞留带来的煎熬和焦虑。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非得选在除夕这个日子出行，像一个不小心染上自虐症的病人。除了听从内心的召唤，我已无药可救。

你也是去不丹吗？我问Frank。

话音刚落，我便觉出自己的滑稽可笑。我总是这样，说话全然没有逻辑性，习惯被自己的直觉左右。也许在潜意识里，我希望对方和我去同一个地方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路同行。这当然是我的一厢情愿，世上哪有这么多巧合。

然而，意外在发生着。

我奇迹般地听到他说，是的，我也去不丹。

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，用同样的句式再次问他，你也是去旅行吗？

他摇摇头说，不是。

探亲？

不是。

那你去不丹做什么？我又变成了一个刨根问底的人。

他紧闭双唇，停顿好一会儿才开口说，我去找一个人。

他跟我说话的时候，脸朝着我的脸，即便他戴着墨镜，我也知道他的眼睛并不和我对视。像是故意回避，又像是越过我正看向远方虚无的某一处。

你经常一个人出行？他看着我那只大而沉的旅行箱。始终不正眼看我。那只箱子已拥有岁月留下的无数个磕磕碰碰的痕迹。

我说，你是否觉得很奇怪，一个女人选择在大过年的时节出行？

他不置可否，很轻浅地笑一下，不再多问。

幸好他没再问下去。我忽然觉得自己刚才的话，像是准备要对他作一番解释。我为什么要对自己的行为解释？意图何在？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为了安抚人心，机场向所有滞留的旅客发放晚餐费，每人五十块人民币。看来很有可能要在机场过夜了。

还没踏出国门，就遇上如此漫长的滞留。此趟旅行一开始便不顺，真是令人沮丧。我的悲观情绪浮现上来。

五十块钱在机场只能买一个简单的盒饭。我讨厌盒饭的味道。邀请Frank一起去候机厅边上的咖啡厅就餐。

我们点了一模一样的两份套餐。荷香排骨饭配青菜炒萝卜丁，外加一碗蘑菇例汤。其实套餐的味道和盒饭也没多大区别。机场里的食物永远都做得潦草不地道，又极昂贵。好在咖啡厅里的座位和环境让人感觉舒适，对面又有一个人陪着，我的心情好了许多。

他在用餐的时候，才把他的墨镜摘下。他吃饭的速度很快，几乎没有抬过头。哪怕我们面对面坐着，他好像也不正眼看我。即使和我对话，抬起头来，他的目光也始终停留在别处。

他和别的男人很不同。和他在一起，有一种很明确的安全感。这让我对他的注视更大胆，也更放肆。反正他对我的注视，一概视而不见，或假装看不见。他五官端正，眼睛细长明亮，眼神中那抹广漠而飘忽的忧郁，有着难以描述的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却与哀怨无关。蓄着些胡子。不知是故意蓄留，还是懒得剃它。他的额头高而开阔，一头自然卷曲的长发，全部梳向脑后。我平时不太喜欢留长发的男人，总觉得留长发的男人过于阴柔，又喜欢纠结自恋。而他给我的感觉却是阳刚硬朗又简单。他的皮肤略微有点黑，清瘦，健壮。他不健谈，外形和气质，看上去很有点艺术家的风范，但他并不复杂。我喜欢简单的人。

我也不能算是个健谈的人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更喜欢选择沉默。我总是在这个世界上飘来飘去，行踪不定。我对我自己的生活无话可说。说些什么好呢？我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必然成为矫情的证据，成为别人诽谤的理由。

我忽然噎着，注视着面前的剩菜剩饭伤感起来。今天是除夕啊，这一顿应该是年夜饭。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顿饭，经过我很多年的淡化和无数次的漠然忽视，却仍然对它心存念想与眷恋。

我的念想是什么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到底还有什么值得我去眷恋？我一次又一次地背井离乡去远方，去更远更陌生的远方，我到底想获取什么？我又在寻找什么？这些疑问一直潜伏在我内心深处，从不曾消失。它们像魔鬼，时不时闪身而出，命令我突然停顿下来，命令我一次又一次地审视自己。

在这个下雪的日子里，我再一次告别双亲。当我背上背包，拖起行李迈出门，我不敢回头看。我知道我母亲就站在我身后，双手垂立，眼里盛满心疼和无奈。她已渐渐迈入老年，但在外人眼里，她仍不失优雅与得体。她每周游泳一次，每天至少散步一个小时。她吞吃大量的保健品，极尽所能地保持她轻盈的体态和健康。她拼尽全力拒绝自己发胖，拒绝让白发增生，拒绝衰老。然而，白发与衰老仍然不约而至。

尤其这几年，她似乎在我身上看到了无可救药的绝望气息。我是她唯一的女儿，是她一直以来的骄傲，是她生命的延续，是她全部的希望。

然而，我对生活的绝望气息还是严重影响到了她。她终于发现她的无能为力。她变得焦虑、内心狂躁却不动声色。她不敢动声色。她怕她一有动静，我就会像一滴水那样消失。她多么小心翼翼又可怜巴巴地盼着我变得快乐。而我丢失了我的快乐。我不知道这是意外事件的偶然后果，还是日复一日累积起来的必然结局。我无法解释我自己。就如同我无法解释生活，无法解释生命。我也无法解释我父亲。

我父亲早已满头白发，但他依然精神抖擞，充满激情。他

的白发与我无关。我宁愿相信，他的苍老与白发，全是由于他日复一日的过度劳累所致。为了事业和钱财，他不惜付出一切，包括生命。

母亲偶尔也会与他争执，劝他注意身体，要健康安好，平安是福。父亲认为我母亲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对，但每一句都是废话，纯属妇人之见。他认为一个男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全部意义，就在于不断争取和获得，而不只是生命的长度。

我眼里的父亲，似乎每天都在与生活拼命，与时间赛跑。他把他的房地产事业从国内发展到了国外，又从国外迁回国内，他对事业的追求从不曾停息。

某一天，他意识到他唯一合法的继承人是我。他用他的双手创造出的毕生成果，都将归于我名下。他突然就将矛头指向我。他让我学建筑，学财政，学经济管理。我随他到澳大利亚，在墨尔本花去六年时间，修完经济学和建筑学的全部课程，又在悉尼继续读完硕士和博士，又花去四年时间。澳洲的城市干净又美丽，空气也好。但那里的干净、美丽，皆与我无关。我只不过是一个为父亲完成学业的外来者。一切于我都是陌生的。我只想快点修完学业，回到杭州，回到我熟悉的环境里。

然而，等我回来，我已完全不知道如何融入这座城市。我觉得周围的人早已离我远去，一切都变得那么陌生和遥远。连母亲也变了一个人。她整天像鬼魂一样寂寞地活着。除了每天妆扮自己，她几乎没有一个朋友，也没有自己的社交圈。家是母亲的整个天地，父亲和我是她的全部。

而父亲却很少回家，一有空就往另一个女人那里跑。所有人都知道我父亲有情人。我没有见过那个女人，但我知道她一定年轻美丽又智慧。不然她不会平白无故受我父亲宠爱这么多年。而我父亲却口口声声说，他最宠爱的人是我。他所付出的

一切都是为我。

可是，我对我父亲却难以生出感恩之心。他所有的付出，从没让我感觉温暖。从小到大，在我的记忆里，他没陪我逛过一次公园，也从不曾陪我看完过一场电影，没有陪过我任何一次旅行，甚至在一起吃饭的时间都屈指可数。

他总是在忙。总是在忙。他的忙永无止境。

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对我拥有的生活表示羡慕，他们带着一种向往和嫉妒的微笑，哦，你就是古总的女儿？你父亲是个成功的浙商，钱多到花不完，多么令人羡慕的富二代啊！

空洞与哀愁再一次向我扑面而来。我拉起我的行李箱转过身去。我的社交和我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日子，都经过我父亲大人的精心安排。精致又重复，重复又精致。我的生活了无生趣。

一些形形色色的男人，经过我父亲的筛选和审核，有着与我们当户对的身份和家庭背景。他们上下打量着我，歪起脖子、双手抱臂，带着一种花花公子式的微笑和有钱人的自得。

时间犹如静止。

这群鬼影一般的现代人，同样出没于现实生活的大观园，演着一出出由别人导演的几乎未作修改的旧戏。令人窒息的空洞与无意义。

我的意义在哪里？我一直生活在我父亲的掌心里。从小听从他的安排与操纵，我几乎没有反抗的能力。我一天天地看着自我在消失。我生活得像一个影子，像一团空气。我没有自己的自由和选择。从来都没有。

有时候我会有一种冲动，想给父亲写封信，或者留一份遗书也行，然后出门去远行，永不再回到这个家来。可是，我也只是偶尔冲动，并没勇气付诸行动。更多的时候，我只在心里

哀怨。

我亲爱的父亲大人，你每天堂而皇之地活着，说是为了我在奋斗、在努力、在获取。而我却无时无刻不在恨你。我越来越不喜欢你，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张。我和你，到底错在哪里？你没有坐下来和我仔细谈，聊上几天几夜，聊到内心里去，听听我到底在想什么，我到底想要什么。你总是没有时间。当我不再服从你，在内心开始恨你的时候，我只是躲开，从不面对。我在内心挣扎，在嘴上却从不反抗。我的心从不曾靠近你，我的身体也已远离你。我没法在这个家里继续待下去。

这个家，你一手建立起来的家，一天一天充足起来的只有物质和财富，你的忙碌和付出从不曾填满我和母亲内心的空缺。我们的日子里，除了虚空，还是虚空。我们终日无所事事。我和母亲只是你所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。这个家早已不成家，形同虚设。母亲在面对你外面有女人的事实，换成任何妻子，都应该感到羞耻和愤怒，而母亲却只是接受。她所做的只是竭尽所能地去维护，从不点破。

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从不敢声张，她的唯唯诺诺和低声下气，让我感到极度悲伤。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痛苦地揭开伤疤去面对这个事实，是不是比去痛苦地掩饰这个事实，更需要勇气？

我的父亲大人，我要怎样才能让你明白，你为我们创造的物质和财富，它并不能够交换幸福。它是冷的，没有温度。你总是高高在上，不仅拿掉了母亲的尊严和自由，也拿走了我的。母亲和我，你身边最亲近的两个女人，当我们的生活完全丧失想象力和诗意的时候，你是否才会明白你对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。

我不想见你。我也不敢面对母亲，不敢看她终日忧伤却仍

然极力讨好的凄惶的脸。

我又一次逃走了。我急切地想为自己冠以一种意义。我需要另一种自由的呼吸。陌生的城市、陌生的人群，对我的生活是一种真切的隔离。我需要这种隔离，我需要走进更广阔的世界。

3

窗外的天色暗沉下去。候机厅里灯火通明。我不断听到来自远处的鞭炮声。我讨厌这些过于热烈的声音，不自觉地捂起耳朵。

我开始与这个叫 Frank 的中国男人，讨论是否会滞留过夜的问题。其实也不是讨论，只是借机抒发内心的焦虑。我只想尽快离开，尽快抵达我要去的远方。我讨厌所有的等待，我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。

离正常起飞时间已经过去三个多小时，抑或更久，他却一点也不焦急。我不知道是他善于隐藏，还是他自始至终就没觉着这种滞留值得他去着急。

他不是要去找人吗？他到底去找什么人？他为什么一点都不急？而我呢，我不去找人，也没有任何人在那边等我，我只是去做一回过客，我急什么？

他的安静似乎影响到了我。我发觉自己也在渐渐安静下来。我对自己说，如果飞机真的飞不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让我担心的是，我通过网络订的客房，只能为我保留到晚上八点。过八点，酒店将自行取消保留。此时此刻，哪怕飞机立即起飞，也没法在八点前赶到。这对我来说，是件很糟糕的事情。我将在深更半夜的加德满都到处找酒店。

但是现在，我身边多出来这个男人，让我感觉我的处境不